

且听风吟：不停吹着的思绪

引子：音乐是这样响起。

有句话这样讲：“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所言不虚。我们喜好并尝试加以理解的东西往往会改变我们认识问题的方式，当然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编织思绪并加以表达这一过程中方方面面的特性。

村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乐迷（已是人尽皆知了），而他对爵士乐的喜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到他的小说中的文字编排、情节交织中。在一个朦胧却硬朗的结构下（请想象大雾中隐约可见的高架桥），所有的音符都可以只为此刻而存在，而又自然而然的形成完整、丰富、细腻的情绪主体：村上的小说大概就是如此。

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捕捉《风》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它们如同乐曲中的动机，在引出乐句走向的同时也提示着那个作者试图通过文字将情绪送达的目的地。

这里且容我画下一个休止符。

正文：弱起的粗糙乐曲。

首次读完这本书是在 2019 年回乡的车上。这条高速公路走了多年，并没有感觉到应该产生何种变化。那天的阳光相当刺眼，久居成都的人想必明白这种天气的寓意：一种对于从未有过的期盼的满足。我借着这样的光线勉强看完了这本小说——当时未曾料到它竟成为

牵引我思绪的鱼线，虽然无钩无饵，终于我还是走到“愿者”的标签下面去了。

要我拾回那时的心情，哪怕愿意也做不到。而若要把《风》置于村上人生里所有作品的整体脉络中，如同将一件文物塞入玻璃罩子并打上标签：“《且听风吟》，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首部作品……”，一来恐怕没有那样足以成为权威的见解，二来也失去了不少趣味。不过写个半吊子文章交代自己的感受，不仅能做到，而且还和《风》中“…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里检查电冰箱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这一句我很喜欢的话暗合，算是一举两得了。

动机一 [象与牛胃中的草]：无法言语的木讷之人。

“我”是大学中生物专业的学生，想来是“喜欢动物”的。《风》一文中涉及到动物的隐喻不在少数，虽然只是细枝末节，但“象”和“牛胃中的草”这两个是无法避免的切入点。

首先是关于“象”。这个隐喻出现在最开头，在“我”决定一吐为快之际。我是如此描述我的感受的：“…譬如，我或许可以就大象本身写一点什么，但对象的驯化却不知从何写起…”这也是“我”决定要写小说的根本原因的一种反映：“…八年时间里，我总是怀着这样一种焦虑和苦闷——八年、八年之久…”同时村上也向我们传达了一种看上去词不达意的状态，如同他写道：“…问题是，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

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理应被看做是涉世未深、拥有无限活力的人群。然而我却在某种痛苦中煎熬了八年，以至于最终患上“失语症”：“我”的头脑并非是一片混沌，也不是不具备条理清晰的表达能力，但我却失去了语言能力。“我”活在自觉的言不由衷里面，甚至连认识这一行为本身也在逃离我。这里也是对《风》前部中儿时的“我”因不会说话而被带去看心理医生情节的发展。

“失语”是症状，是“失语者”的表征。但他们内部必然还存在某种症结，致使情况难以好转。或许可以体现在那团挂在“我”房间中的牛胃里取出的草上。这团草提示着“我”用这样的心态生活：“心情愉悦有何不好。”

但这是可能做到的吗？同前文中已经提到的状况（自觉的言不由衷）相似的，我活在自觉的不假思索中。这两种态势相互支撑着，将“我”限制在困顿的心态中。“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这句话看上去一定令人不屑。我想，一定有人将其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你活在这个时代的日本，能开一间像模像样的小店，甚至连写小说的想法也是在棒球场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时出现的，怎么有资格谈什么绝望呢？每个时代都是如此，只要我们对生活产生疑虑，就会被搪塞以更糟糕处境下的人。那些欠考虑的人往往有最肿大的评判之决心，而不断反思着的人却患上了“失语症”。《风》里，“我”是村上本身病患的一部分显现，归纳起来讲，“我”是失语者。

动机二 [鼠的小说]：落差中失去行为之人。

“…鼠的小说有两大优点。一是没有性描写，二是一个人也未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

鼠在这个困顿的时期决定要写小说。看似没头没尾，实则恐怕在心里已经酝酿了很久。这里并非是对虚构人物想法的揣测，而是确有其事。

要注意到鼠在前文中提到过另外一篇那个关于“一门心思以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女人”的小说。这和他的小说有着相当程度的对比，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是建立在对这种小说的否定之上的。说到底，是鼠身上具有的某种莫名其妙的浪漫气质。他既不接受人生的虚无，又不认可父辈代表的优绩主义，反而将其视为牢笼（实际上他家相当富裕，大概在很多人看来无法理解），最重要的是他也在同时驳斥享乐主义。出于对他生活的反思，他在巨大的落差中成为“失行者”：在现实意义上什么都做不了的人。可能由于他发觉（只要借助理性就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一个否定就会否定全部生活，一个肯定就会肯定全部生活。因此他陷入了无法决策的境地，也就当然无法行动了。（好，现在可以指责他无病呻吟了。）

在村上之后的小说中常常提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对象，而他对其的敌意已经在此处初现端倪。将鼠置于无法抉择境地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曾经通过自信、自欺能够抗衡的外界规训已经钻入个体内部，要逃离这样的压力变得如同逃离自己的影子，只有栖身于更大的一片阴影中它才会消散片刻（《庄子》中的一则“寓言”）。

鼠面对这样的情形只好一头扎进所谓“文学世界”中，琢磨自己的小说。然而他真能得偿所愿吗？

“人生下来就是不公平的。”但愿如此。

动机三 [哈特菲尔德]：催生文章的平淡绝望。

初次读到“哈特菲尔德”这个名字时，我有些怀疑：其一，这个名字听上去太假，像是“菲茨杰拉德”的变奏；其二，他的文章和言行结合起来看，不太像是一个可能存在的人。但由于村上将他描述得煞有介事，权当此人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只要去图书馆走一走就会发现这样的作家有的是）偶然的被“我”发现了。

故此我对文中提到的他的事迹和作品额外注意。他似乎象征着某种原始但非本能的冲动，以每月换一台打字机的速度疯狂地写着跳脱的冒险小说，却在“火星的井”一文中显示出“失语者”的精神特性；似乎被自由和趣味征服（“喂，你敢相信一条狗是为了一幅画而死的？”），却又对《约翰·克里斯朵夫》推崇备至，认为“全部都写在里面了”。这种看上去难以调和的矛盾态势统一于其命运的终点：自杀，并在遗嘱中要求用尼采的话作为墓志铭。【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看上去这是其人生里唯一相匹配之处。

《风》标题的由来大概也是从“火星的井”一文中“火星人”的身份里取出来的。可以这样讲：村上文字作品中的许多耐人寻味之处，正是在这类意象的提取、整合、运送、传达的过程中微妙的转变上。与那位故事中的探险者交谈的风同时也是在“我”面朝大海，“想哭

却挤不出一滴眼泪”时身旁吹着的风。或者说，“我”在那个夏天喝着啤酒和诸位读者在某天手中握着的啤酒是一回事。风是亘古流动的，却好像衬出我们总在原地静止着，连打转都称不上。一如道旁的树或电线杆总以静止的姿态提醒我们走出去了多远的路。只有等到它开口，“风”在这一刻就只是“风”——概念本身时，我们才能感到自身彻底的静止（或者说安宁）。

最后是这样的一段话：“…人生是空的。但当然有救。因为在其开始之时并非完全空空如也。而是我们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磨损以至彻底掏空的…”对于自杀者而言，如何死并不重要，就像他也没有用那只镶钻的左轮手枪“给自己来一下子”，而是选择从帝国大厦顶层一跃而下。重要的是他对于活的态度——以及为何不得不作出放弃活的行动。像村上写道，他的战斗姿态比起海明威等人也丝毫不逊色，但终其一生都没能搞明白要向谁宣战。事实上，《风》也是这样的作品：带着极大的虚无感否定生活并不是产生困惑的原因，而是对困惑的解决方式。但这种否认并没有消除“我”的希望，使“我”安于现状。“我”仍然以平静的无奈掩饰着自身的战斗姿态，或者说，作为自身的战斗姿态。

动机四 [狗相声演员]：到底怎样才算真情流露？

个人来讲，很喜欢《风》在结构上的编排（虽然大概是无意之举），即使说不上有多么新颖出众，但的确是以村上所独有的看上去有些冷淡的文字传达出庞大而细致的情感的重要依仗。例如，在文中多次出

现的电台节目，既是作为不断发展的一条线索，同时也是“分界线”。但这条线不是为了划分而生，更类似于行文中的标记、书签、前文中提到的“行道树”、“电线杆”。

我抱着这样的观点：在小说中出现的任何角色都作为作者灵魂的一部分（黑塞在《荒原狼》中有此提示）。在《风》中，“我”和后来自嘲是“狗相声演员”的电台主播看上去的确是冲突的两方，尽管由于我“失语者”的特质没有爆发出如何的戏剧性场面。二者交汇于一次电话访谈中，一个早被“我”抛之脑后的女孩为我点歌，曲目出自多年之前“我”找她借但忘记归还的专辑。这个桥段有别于其它“剧情”部分的地方在于：“我”与鼠、与唱片店女孩等人的交互中，留白的部分主要出现在“我”身上。而在此处，“我”成了那个唯一有行为被记叙的、被观察着的对象。一大片空白随着一个电话侵入“我”的世界，甚至连“我”这样的“失语者”都难以忍受，不惜谎称自己是某食品售后调查员来寻找那个女孩的踪迹。

行动者从来都不会是主动者，思考着也同样不是自觉者。有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启示和创伤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然而创伤却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此刻“我”再也无法惶惶不安的丈量这个世界，而必须下场成为那个被丈量的人。这个视角自然地落到“狗相声演员”身上，最终招致“我”没由来的愤怒。

在这次交互之后，“我”和“狗相声演员”联系的线索脱离开。电台节目仍在继续运转，走向这样的发展：“…我！爱！你！们！”这样激烈的情感表达从另一位面表现出“我”对失去的语言能力的寻找，

是“我”以社会默许方式对社会规训本身的反抗。但这个表达的接收端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被刻意模糊的茫茫人海中那个遭受生来不公的个体。故这仍然不是（像文中说的那样）“文明”的传达方式。“我”仍然没能让自己处于功能正常的社会状态，但“我”已经向不知什么地方迈出了一步，这一步将引向何方？

尾声

总之“我”是迈出了一步。实际上，方向并不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向前。”或许只有放弃对语言和行为的冲动式找寻，它们才会重新回到个体之中。如同《风》中出现的那句歌词：“再也无需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无论各位读者的人生处于怎样的境遇中：和“我”一般靠在栏杆上出神；和鼠一般决定抛弃所有过往出走；和杰一般守在自己的酒馆中…或许是正想不起疲惫为何物般大步的向前走着。怎样都不妨碍我们将感知的心放大得更敏锐些，让四周杂乱的声音都静下来、静下来，且听风吟……

（完）